

杜 桂

陽 苑

雜 叢

編 談



性 性

真 陰

虛 陽

真 陰



桂
苑
叢
談

馮
翊
著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杜陽雜編（及其他一種）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桂苑叢談

張綽有道術

唐 子休馮 翊著

咸通初有進士張綽者。下第後。多遊江淮間。頗有道術。常養氣絕粒。嗜酒耽碁。又以爐火藥術爲事。一旦觀天大晒。命筆題云。爭奈金烏何。頭上飛不住。紅爐謾燒藥。玉顏安可駐。今年花發枝。明年葉落樹。不如且飲酒。莫管流年逝。人以此異之。不喜裝飾。多歷旗亭。而好酒杯也。或人召飲。若遂合意。則索紙剪蛺蝶三二十枚。以氣吹之。成列而飛。如此累刻。以指收之。俄皆在手。見者求之。卽以他事爲阻。常遊鹽城。多爲酒困。非類輩欲乘酒試之。相競較力。留繫是邑中。醒乃述課。得陳情二首以上狄令。乃立釋之。詩所紀惟一篇云。門風常有蕙蘭馨。鼎族家傳霸國名。容貌靜懸秋月彩。文章高振海濤聲。訟堂無事調琴軫。郡閣何妨醉玉觥。今日東漸_{音尖}橋下水。一條從此鎮長清。自後狄宰多張之才。次求其道。日久延接。欲傳其術。張以明府勳貴家流。年少而宰劇邑。多聲色狗馬之求。未暇志味玄奧。因贈詩以開其意云。何用梯媒向外求。長生只在內中修。莫言大道人難得。自是行心不到頭。他日將欲離去。乃書琴堂而別。後人多云江南上昇。初去日乘醉。因求搗網剪紙鶴二隻。以水嚙之。俄而翔翥。乃曰。汝先去。吾卽後來。時狄公亦醉。不暇拘留。遂得去。其所題云。張綽張綽自不會。天下經書在腹內。身卻騰騰處世間。心卽逍遙出天外。至今

江淮好事者記綽時事詩極多。

太尉朱崖辯獄

太尉朱崖出鎮浙右。有甘露知主事者。訴交代得常住什物。被前主事隱用。卻常住金若干兩。引證前數輩。皆有遞相交割文字分明。衆詞皆指以新得替者隱用之。但初上之時。交領既分明。及交割之日。不見其金。鞠成具獄。伏罪昭昭。然未窮破用之所由。或以僧人不拘細行而廢之。以是無理可伸。甘之死地。一旦引慮之際。公疑其未盡微。以意揣之。髡人乃具寔以聞。曰。居寺者樂於知事。前後主之者。積年已空。空交分兩文書。其寔無金。郡衆以某孤立。不難輩流。欲乘此擠排之。因流涕不勝其冤。公乃憫而惻之。曰。此固非難也。俛仰之間。曰。吾得之矣。乃立從召梵子數乘。命關連僧入對事。咸遣簾子。畢。令門不相對。命取黃泥。各令模前後交付下次金樣。以憑證據。僧既不知形段。竟模不成。公怒。令鞠前輩。皆一一伏罪。其所排者遂獲清雪。

崔張自稱俠

進士崔涯張祐下第後。多遊江淮。常嗜酒。每謔時輩。或乘飲興。卽自稱俠。二子好尚既同。相與甚洽。崔因醉作俠士詩云。太行嶺上三尺雪。崔涯袖中三尺鐵。一朝若遇有心人。出門便與妻兒別。由是往往播在人口。崔張真俠士也。以此人多設酒饌待之。得以互相推許。一旦張以詩上牢盆使。出其子授漕渠小職。得堰。俗號冬瓜。張二子一椿兒。一桂子。有詩曰。椿兒繞樹春園裏。桂子尋花夜月中。人或戲之曰。賢郎不

宜作等職。張曰：冬瓜合出祐子。戲者相與大哂。後歲餘，簿有資力。一夕，有非常人裝飾甚武，腰劍手囊，貯一物流血於外。入門謂曰：此非張俠士居也。曰：然。張揖客甚謹。既坐，客曰：有一讐人，十年莫得，今夜獲之，喜不可已。指其囊曰：此其首也。問張曰：有酒否？張命酒飲之。客曰：此去三數里，有一義士，余欲報之，則平生恩讐畢矣。聞公氣義，可假余十萬緡，立欲酬之。是余願矣。此後赴湯蹈火，爲狗爲雞，無所憚。張且不吝，深喜其說。乃扶囊燭下，籌其縑素中品之物量而與之。客曰：快哉！無所恨也。乃留囊首而去。期以卻回，及期不至。五鼓絕聲。東曦既駕，杳無蹤跡。張慮以囊首彰露，且非己爲。客既不來，計將安出。遣家人將欲埋之，開囊出之，乃豕首矣。因方悟之而嘆曰：虛其名無其實，而見欺之若是，可不戒歟！豪俠之氣自此而喪矣。

班支使解大明寺語

太保令狐相出鎮淮海日，支使班蒙與從事俱遊大明寺之西廊。忽觀前壁題云：一人堂堂，二曜重光，泉深尺一，點去冰旁。二人相連，不欠一邊。三梁四柱，烈火燃。添卻雙勾，兩日全。諸賓至而顧之，皆莫能辨。獨班支使曰：一人非大字乎？二曜者日月非明字乎？尺一者寸土非寺字乎？點去冰旁水字也。二人相連，天字也不欠一邊下字也。三梁四柱，烈火燃無字也。添卻雙勾，兩日全比字也。以此觀之，得非大明寺水天下無比八字乎？衆皆恍然曰：黃絹之奇智，亦何異哉！降歎彌日。詢之老僧曰：頃年有客獨遊，題之而去，不言姓氏。

賞心亭

咸通中丞相姑臧公拜端揆。日自大梁移鎮淮海。政績日聞。末期周榮加水土。移風易俗。甚洽羣情。自彭門亂常之後。藩鎮瘡痍未平。公按轡躬已而治之。補綴頽毀。整葺壞網。功無虛日。以其郡無勝遊之地。且風亭月榭。旣已荒涼。花園釣臺。未愜深旨。一朝命於戲馬亭。西連玉鉤斜道。開闢池沼。構葺亭臺。揮斤旣畢。萃其所芳。春九旬。都人士女得以遊觀。一旦聞浙右小校薛陽陶監押度支運米入城。公喜其姓同。爰朱崖左右者。遂令詢之。果是其人矣。公愈喜。似獲古物。乃命衙庭小將代押。留止別館。一日公召陶同遊。問及往日蘆管之事。陶因獻朱崖陸元白所撰歌一曲。公亦喜之。卽於茲亭奏之。其管絕微。每於一罽栗管中常容三管也。聲如天際自然而來。情思寬閑。公大佳賞之。亦贈其詩。不記終篇。其發端云。虛心纖質。雁銜餘。鳳吹龍吟。定不如。於是賜賚甚豐。出其二子。皆授牢盆倅職。初公構池亭畢。未有名。因名賞心。諸從事以公近諱。蓋賞字有尙也。公曰。宣父言微不言在。言在不稱微。且非內官宮妾。何避其疑哉。遂不改作。其亭自秦畢陷逆。乃爲芻豢之地。嘆乎公孫弘之東閣。劉屈氂後爲馬廐。亦何異哉。

方竹拄杖

太尉朱崖公兩出鎮于浙右。前任罷日。遊甘露寺。因訪別于老僧院。公曰。弟子奉詔西行。祇別和尙。老僧者熟于祇接。至於談話。多空教所長。不甚對以他事。由是公怜而敬之。煮茗旣終。將欲辭去。公曰。昔有客遺筇杖竹一條。聊與師贈別。亟令取之。須臾而至。其杖雖竹而方。所持向上。節眼鬚牙四面對出。天生可

愛。且朱崖所寶之物。即可知也。別後不數歲。再領朱方。居三日。復因到院。問前時柱杖何在。曰。至今寶之。公請出觀之。則老僧規圓而漆之矣。公嗟嘆。再彌日。自此不復目其僧矣。太尉多蓄古遠之物。云是大宛國人所遺竹。唯此一莖而方者也。昔者友人嘗語愚云。往歲江行風阻。未得前去。沿岸野步。望出嶺而去。忽見蘭若甚多。僧院觀客來。皆局門不內。獨有一院大敞其戶。見一僧蹣跚而眠。以手書空。顧客殊不介意。友人竊自思。書空有換鵝之能。蹣跚足類坦床之事。此必奇僧也。直入造之。僧雖強起。全不樂客。不得已而問曰。先達有詩云。書空蹣跚足。睡路險側身行。和尚其庶幾乎。僧曰。貧道不知何許事。適者畫房門拔匙。接客不辭而出。嗚呼。彌天四海之談。澄汰簸揚之對。故附於此。

杜可均卻鼠

禪宗末。廣陵有窮巧人杜可均者。年四十餘。人見其好飲絕粒。每日常入酒肆。巡坐求飲。亦不見其醉。蓋自量其得所。人有憐之者。命與之飲。三兩杯便止。有姓樂者。列酒旗于城街之西。常許以陰雨往諸旗亭不及。卽令來此與飲。可均有所求。亦不造矣。或無所獲。必乃過之。樂亦無阻。一旦遇大雪。詣樂而求飲。觀主事者白云。旣已齧損。卽須據物陪來。樂不喜其說。可均乃問曰。何故。曰。有人將衣物換酒。收藏不謹。致鼠齧壞。杜曰。此間屋院幾何。曰若干。杜曰。某弱年曾記得一符。甚能卻鼠。卽不知可有驗否。請書以試之。倘或有驗。則盡此室永無鼠矣。就將符依法命焚之。自此鼠蹤遂絕。不知何故。杜屬府城傾陷之後。秦畢重圍之際。容貌不改。皆爲絕粒耳。

李將軍爲左道所悞

護軍李將軍全臬罷淮海。寓于開元寺。以朝廷艱梗。未護西歸。一旦有一小校紹介一道人。云能爐火之事。護軍乃延而客之。自此常與之善。一日話及黃白事。道人曰。唯某頗能得之。可求一鼎容五六万已來者。得金二十餘兩。爲每日給水銀藥物。火候足而換之。莫窮歲月。終而復始。李喜其說。顧囊有金帶可及其數。以付道人。諸藥既備。用火之後。日日親自看驗。居數日。覺有微倦。乃令家人親愛者守之。數日既滿。齋沐而後開。金色粲然。的不虛矣。李拜而信之。三日之內添換。有一日道人來。藥爐一切如舊。疑悞之。俄經再宿。初且訝其不至。不得已啓爐而視之。不見其金矣。事及導引小校代填其金。道人杳無踪跡。沙彌辯詩意。

乾符末。有客寓止廣陵開元寺。因友會語。愚云。頃年在京權寄青龍寺。日見有客嘗訪寺僧。屈賓署屬主者。忽遽不暇留連。翌日復至。又遇要地朝客。不得展敬。別時又來。亦阻他事。客怒色取筆題門而去。詞曰。龜龍東去海。時日隱西斜。敬文今不在。碎石入流沙。僧衆皆不能詳。獨有沙彌能解之。衆問其由。則曰。龜龍去矣。有合字。時日隱也。有寺字也。敬文不在。苟字也。碎石入沙。卒字也。此不遜之言。辱我曹矣。僧人大悟。追前人杳無蹤由。客云沙彌。乃懿皇朝文皓供奉。

客飲甘露亭

有甘露寺僧語愚云。吳王收復浙右之歲。明年夏中夜。月瑩無雲。望江澄澈如畫。諸徒侶悉已禪寂。竟無

人蹤禽犬皆息矣。獨某默默持課。時亦惜其皎月沉房廊。臨江恰幽靜。俄有數人自西軒而來。領僕斷壺。挈酒壺。直抵望江亭而止。皆話今宵明月。江水清澄。得與諸人邂逅相遇。且不辜茲景矣。僧窺之而思曰。中夜禁行。客自何來。必是幽靈異人乎。乃於窗際俯伏而伺之。既至。坐定命酒。羅列果食器皿。隨時所有。東向一人南朝之衣。青陽甚美。西坐一人北虜之服。魁梧聲壘。北行一人逢掖之衣。指東向者設禮而坐。南行一人朱衣霜簡。清瘦多髯。飛杯之頃。更向者語西坐曰。項羽重瞳。猶有烏江之敗。湘東一目。寧爲四海所歸。果致如是乎。虜服乃笑而言曰。往者賢金昆。不娶離棘。見未萌。吾子豈有向來之患乎。由是二客各低頭不樂。南向朱衣曰。時世命也。知復何爲。且某又忽致此。二三君子以爲何如。東向者曰。朝代雖殊。古今一致。俾公縱無滿宮多少承恩者。似有容華妾也。亦恐不脫此難。北向逢掖衣曰。此猶可也。大忌者滿身珠翠。將何用。唯與豪客拂象牀。大患此也。朱衣歎歔低頭而已。東向曰。今日得恣縱江南之遊。皆乏風流矣。僕記云。邑人種得西施花。千古春風開不盡。可謂越古越今矣。酒至西行虜服曰。各徵曩日臨危一言。以代絲竹。自吟自送可乎。衆曰。可。虜服乃執杯而吟曰。趙壹能爲賊。鄒陽解獻書。可惜西江水。不救轍中魚。次至逢掖舉杯而歌曰。偉哉橫海鱗。壯矣垂天翼。一旦失風水。翻爲螻蟻食。巡至東向曰。功遂伴昔人。保退無智力。既涉太行險。茲路信難陟。以至朱衣乃朗吟曰。握裏龍蛇紙上鸞。遂巡千幅不將難。願雲已往羅隱毫。更有何人逞筆端。吟罷。東樓晨鐘遽鳴。僧戶軋然而啓。欵爾而散。竟無蹤矣。僧之聰慧不羣。多有遺之者。愚故得而錄其略焉。

史遺

崔英年九歲。在秦王苻堅宮內讀書。堅殿上方臥。諸生皆趨。英獨緩步。怪而問之。英曰。陛下如慈父。非桀紂君。何用畏乎。又問卿讀何書。曰。孝經。堅曰。有何義。曰。在上不驕。堅爲之起。更問有何義。曰。自天子至于庶人。章上愛下。下敬上。堅曰。卿好待。十七必用卿爲大夫。英曰。日月可重見。陛下至尊。不可再覩。洪恩士或可用。用何在。後期。堅曰。須待十七。必召卿也。及期。拜諫議大夫。

高澈爲滄牧。善捕賊。有人失黑牛。背上有白毛。韋道建曰。高澈捉賊無不獲矣。得此可爲神澈。乃詐爲州縣市牛皮。不限多少。倍酬其直。使主認之。因獲是賊。

高延宗北齊文帝之弟。縱恣過度。爲齊牧。乃於樓上濡而使人向上張口承之。又以豬肉和糞以飼左右。崔弘度。隋文時爲太僕卿。嘗戒左右曰。無得誑我。後因食鰲。問待者曰。美乎。曰。美。弘度曰。汝不食。安知其美。皆杖焉。長安爲之語曰。寧飲三斗醋。不見崔弘度。寧茹三斗艾。不逢屈突蓋。蓋同時虐吏也。

王梵志。衛州黎陽人也。黎陽城東十五里。有王德祖者。當隋之時。家有林檎樹。生瘰大如斗。經三年其瘰朽爛。德祖見之。乃撤其皮。遂見一孩兒抱胎而出。因收養之。至七歲能語。問曰。誰人育我。及問姓名。德祖具以實告。因林木而生曰。梵天。後改曰志。我家長育可姓王也。作詩諷人。甚有意旨。蓋菩薩示化也。

釋法慶。煬帝時在長安先天寺造丈六夾柱像。未成暴亡。時寶昌寺僧大智亦卒。三日而還。良久云。見宮殿若王者。見法慶在一像前。語曰。法慶造像未畢。何乃令我死。檢簿者曰。命祿俱盡。像曰。須成我矣。可給

荷葉以終其事。言訖，大智再生，衆異之。往問法慶，亦話說其驗迹，竟不能食。每旦食荷葉一枚，齋時三枚。如此五年，功就而卒。

鄒鳳熾，高宗時人，眉高背曲，住長安懷德坊，富於財，市南山木，每樹佑一疋，自云山木可盡，我絹有餘，乃鄒駝也。

王積薪，隨明皇西幸，有司奔從，翰林奕基者獨王在焉。蜀道險狹，每止息，道路店舍多爲尊官所占，王悽悽無所入，因沿溪深遠，寓宿山中孤姥之家。但有婦姑，止給薪水，才腹，婦姑皆闔戶而休。王宿于簷下，夜忽聞堂內姑謂婦曰：「良宵無以爲適，與子碁一局。」王異之，堂內無燭，又婦姑各在東西室，王卽附耳門扉，俄聞婦曰：「起東五南九置子矣。」姑曰：「東五南十二置子矣。」婦又曰：「起西八南十置子矣。」姑又曰：「西九南十四置子矣。」每置一子，皆良久思維，夜及四更，王一一密記，共下子三十六。忽聞姑曰：「子已北矣。」王止勝九枰耳。婦亦甘焉。過明王具禮，請問于老姥。姥曰：「爾可率己之意而按局置子焉。」王則出局盡平生之妙，而布子未及數十，謂婦曰：「是子可教以常勢耳。」因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，其意甚略。王卽更求其說，姥笑曰：「止此已無敵於人間矣。」王謝而別，行不數十步，回顧皆失向之室廬矣。自是王之藝絕無其倫，卽布所記婦姑對敵之勢，屢竭心力，較其九枰之勢，終不得也。因名鄧艾開蜀勢，至今有焉。

鄭代肅宗時爲潤州刺史，兄侃，嫂張氏，女年十六，名采娘，淑貞其儀。七夕夜陳香筵祈於織女，是夕夢雲輿雨蓋，蔽空駐車，命采娘曰：「吾織女，祈何福？」曰：「願巧巧耳。」乃遺一金針長寸餘，綴於紙上，置裙帶中，令三

日勿語。汝當奇巧。不爾化成男子。經二日以告其母。母異而視之。則空紙矣。其針迹猶在。張數女皆卒。至娠。母病而不言。張氏有恨言曰。男女五人皆卒。復懷何爲。將復服藥以損之。藥至將服。采娘昏奄之內。忽稱殺人。母驚而問之曰。某之若終當爲男子。母之所懷是也。聞藥至。情急。是以呼之。母異之。乃不服藥。采娘尋卒。既葬。母悲念。乃收常所戲之物而匿之。未逾月。遂生一男子。有動所匿之物。兒卽啼哭。張氏哭女孩兒卽啼哭。罷卽愈。及能言。常戲弄之物。乃采娘後身也。因名曰叔子。後及位至柱史。

竟陵僧有於水濱得嬰兒者。育爲弟子。稍長。自竄得塞之漸。繇曰。鴻漸於陸。其羽可用爲儀。乃姓陸氏。字鴻漸。名羽。及冠。有文章。多意思。恥一物不盡其妙。得煎茶之法。著于世。

吳郡顧況。貞元中進士及第。詞清妙絕。爲韓晉公浙西觀察判官。公嘗有乳母與外相通。卜射求事。公持法欲殺。闔宅莫敢言。密令人言於況。令救之。況乃詣公所問何故。公曰。天下皆知某守法。豈伊乳母先犯也。況對曰。三尺兒亦知公法令禁。何宅內人而違犯。然公幼年時。讀書早起夜臥。看侍卽要乳母。今年長爲公相侯伯。乳母焉用哉。誠宜殺之也。公悲悟。遽捨之。況後在朝爲小著。諸諛輕薄。傲毀朝士。貶信州司馬。

崔膺。博陵人也。性狂。少長於外家。不齒。及長。能文。首出衆子。作道旁孤兒歌。以諷外氏。其文典而美。常在張建封書院。憐其才。引爲上客。善爲畫。時因酒興。偶畫得一疋馬。爲諸小兒竊去。一旦將行營。大叫稱膺失馬。張公令捕之。廂將問毛色。應云。膺馬昨夜猶在氍毹下。監軍怒。請殺之。建封與監軍先有約。彼此不相

遠建封曰。卻乞取崔膺軍中遂捨之。

淮南節度杜祐先婚梁氏女。梁卒策嬖姬李氏爲正嫡。有勅封邑爲國夫人。膺密勸請讓。追封亡妻梁氏。祐請膺爲表略云。以妾爲妻。魯史所禁。又云。豈伊身賤之時。妻同勤苦。官達之後。妾享榮封云云。梁氏遂得追封。李亦受其命。時議美焉。其後終爲李氏所怒。社日公命食彘肉。因爲李氏割董而卒。

李錡。錡從父弟也。爲宋州刺史。聞錡於浙西反。慟哭。悉驅妻子奴婢老幼量項爲枷。自拘於廉使。朝廷聞而薄貶。

馬司徒之子邕。以第中大杏饋竇文場。文場以進德宗。德宗以爲未嘗見。頗怪邕。令中使就封其樹。蓋懼宅廢爲奉城園也。

任迪簡爲天德軍判官。飲酒吏悞以醋供。迪簡以李景略令酷發之必死。乃強飲之。吐血而歸。軍中人聞皆泣。感後景略卒。軍請爲主。自衛佐拜中憲爲軍使。後鎮亦定。

周鄭客唐衢。有文學。老而無成。善哭。每一聲音調哀切。聞者泣下。常遊太原。遇享軍酒。醋乃哭。滿座不樂。主人爲之罷宴矣。

越僧靈徹得蓮花漏于廬山。傳江西廉使丹以惠。遠山中不知刻漏。乃得銅葉制器狀如蓮花。置盆水之上。底孔漏水。半之則沉。每晝夜十二沉之節。雖冬夏雲陰月黑無所差矣。